

缩写插图本中国当代文学名著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野火春风斗古城

原著 李英儒 改编 张景超



缩写插图本中国当代文学名著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野火春风斗古城

原著 李英儒

改编 张景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缩写插图本中国当代文学名著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编委会名单

主编：曲若镁 田兆民

编委：温希良 吴国忠

朱东宇 张景超

韩妙丽

责任编辑：韩妙丽

封面设计：岳大地 王向群

封面喷画：孙作范

插图作者：金 鹰 谷 丰

封面题字：郭征夫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2
第三章	22
第四章	27
第五章	41
第六章	49
第七章	58
第八章	67
第九章	75
第十章	83
第十一章	93
第十二章.....	102
第十三章.....	108
第十四章.....	123
第十五章.....	129
第十六章.....	134
第十七章.....	140
第十八章.....	156

第一章

深夜时分，一条羊肠小路上，老梁领着杨晓冬政委快步走着。他拉开杨政委一段距离，在前面侦察情况。起初，踏着冰硬的小路；后来，又踏着路旁的衰草。将要进村的时候，他们躲开笔直的大道，钻进村旁的树林。四下没有动静，当他刚要横跨过路的时候，听见有人喊叫：

“站住！什么人？”

“你是什么人？”老梁狸猫般窜到一株大树背后，趁势拔出腰间的手枪。

“浑小子，也不打听打听你到了什么地方，这是东亭镇！”

老梁知道必是东亭炮楼上的一帮特务，一股怒火涌上心头，“龟孙子们，你们眼睛，耳朵也瞎，没听说过姓梁的神枪手？”

“你是武工队的梁队长！”

“不要耍蛮，我们有一个班，你占不了便宜。”一个特务说。

“梁队长，我们可不是专找你的麻烦，依我说，咱们两方便好不好？”为首的特务说。

“那你们必须赶快退回去。”

“一言为定，可不许背后开枪。”特务们夹着尾巴走了。

杨政委听得十分清楚，暗想：“只当他是普通的警卫交通员，想不到他在敌人面前还有这么大的声威呢。”

老梁去找向导，不久，把个伪保长押了过来。

出村不远，就看到了封锁沟，伪保长迈上了沟沿，说，“两丈多深，直上直下，哪能过呢。”梁队长扭头说：“爬沟、过楼任你挑，出了差错，这第一颗子弹是给你准备的。”伪保长无可奈何，说炮楼附近沟浅，也能通行。接近炮楼处，果然沟浅，且有行人踏践的小路。梁队长先帮杨政委过路；在背静的地方给他找了休息处所，返身扒住沟沿，突然亮开嗓门喊：“伪军们听着！抗战进入第六个年头了，你们给自己留个下场，要再执迷不悟，留心武工队的神枪。”话音未了，他举枪啪的一声，明亮的挂灯给打灭了，炮楼上吓的死一般寂静。

不知什么原因，过沟之后，老梁的步子越来越快了。一个村庄显现在眼前。远远地听到时隐时现的鸡声，梁队长止不住高兴起来。

他们从北面进了村。西高坡上有矮矮的三间土房，周围用秫秸堆砌。老梁很熟悉地搬开两个秫秸捆，按着暗号敲击。时间不大，一个头发蓬松、手掩襟怀、名叫金环的女人，把他们让进去。杨政委确实太疲乏了，刚躺下就睁不开眼睛了。

三天前，他接到地委机关转来的加急电报，上级决定调他搞城市工作。接他的老梁同志立马追风要他动身，去见军区的肖部长。两天三夜，从津浦线来到三百里外的平汉线，来到敌人统治下的省城的边沿。这座省城，曾经磨炼过他的青春；这儿几十里外的千里堤旁，曾是他出生的故土。

轻微的拉风箱声和燃烧豆秸的哔剥声，把杨晓冬惊醒了，杨晓冬急于要同闻名未见的肖部长会面，草草吃了早饭，就催金环出发上路。他们要去的地方，是伪军驻扎的河头镇。按着金环的

意见，他们打扮成夫妻走亲模样。

喧哗嘈杂，似乎要把村镇架到空中似的，中午十分，金环从人群里钻出来，朝杨晓冬点点头。后者跟着她，走到一所很僻静的宅院里。金环说：“肖部长前天已经走了。他给你留下一封信。”信写着：

晓冬，我亲爱的老战友：本想与你作彻夜长谈。昨晚，接到平原区委来信，要我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因而只能笔谈了。

我俩一别九年，你的消息，石沉大海，为寻找打入省城搞地下工作的社会力量，我查看县团以上干部的档案，发现了你的名字，这项工作你是最好的人选了。这就是说，党要求你，立刻以失业市民的身份，打入到敌战区去。组织配备给你的兵马并不多；外线由武工队梁队长援助你，金环负责外线交通员。这种交通员至少要有二名。我们建议请伯母大人担任这一角色。内线力量有高氏叔侄。高老先生的合法身份是参议。他侄子高自萍在伪政府工作。给他们作交通联系的人叫银环（她是金环的胞妹，她们姐妹都是党员）。此外，你应该找到老韩同志的后代。对你来说，敌人是强大的，更是凶恶的……。

杨晓冬急忙翻到最后一页，看到签字处写的是：老战友赵肖峰。

杨晓冬笑了。

二

一九三〇年，杨晓冬进了省城师范学校，他是一个靠母亲纺线供出来的穷学生，以同等学历考入了官费的高级学府。他最喜欢的是念书。有一天，他去借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没有借到，图书员给他找来鲁迅的《狂人日记》。他看着挺入迷。这位图书员

就是赵肖峰。日子长了，他同赵肖峰成了好朋友。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他跑到图书馆。老赵还没有起床，在他枕头底下压着一本书。他轻轻地抽出那本书，跑到校园的假石山上；看见书皮上写的是：《共产党宣言》。他一口气把它读完，感到全书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抬头一瞧，太阳已经西下了。

朝回走，推门进去，发现屋里除赵肖峰外，有两个叫不上名的同学，另一个是打工的工友老韩。老韩摘下耳朵上夹着的半截烟卷，划根火柴点着，吸着走了。两位同学是来借书的，也匆匆走了。“书太好了，看了这本书，我愿意当个共产主义信仰者。”“信仰共产主义，光读书不行，必须要实干。”“怎么个干法？”“你跟他学习！”赵肖峰指着老韩的背影。

半月以后的一个深夜，国民党派了十几个宪兵，窜进了学校，逮捕了两位教员和三名学生。杨晓冬听到特务追问哪位姓赵，急忙给赵肖峰送信，赵肖峰从窗口跳出去。

第二天，赵肖峰领导同学组织了请愿团，坚决要求释放被捕的师生。市当局恼羞成怒，当天派出大批军警，把学校包围得水泄不通。杨晓冬参加了宣传队，被选为队长。他领着十几位同学，骑上学校围墙，对围墙外士兵，用《满江红》的调子唱他们自己编的歌。

宪兵队提出最后通牒：“限三天内交出赵肖峰等三十名同学，其余学生全部解散。”同学们听了，十分气愤，全体都加入了武工队，同军警隔墙对峙。一天晚上，老韩找到杨晓冬说：“情况紧急，派你今晚给赵肖峰去送信。去时我送你，回来时要有困难，找我儿子燕来帮你。”更深夜静，杨晓冬带好紧急信件，和老韩走到钟楼，老韩用力掀开砖槽上的铁篋子，拍着杨晓冬的肩膀说：“去吧！全体同学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

这天中午，他拿着赵肖峰的回信往回走。绕到原来的地方，远

远地看见两个士兵在桥头上站岗。糟糕，敌人已经堵塞了回去的道路。赵肖峰说过，信若不能在白天送到，就耽搁了晚上的行动啦！正在没有办法，忽然想起老韩的话，马上转身快步朝城里走。走到菊花胡同，打听到韩家住在大杂院里。他走进韩家那间小屋，看见一个五十来岁面色黄瘦的老太太，老太太背后藏着一个怕生的四五岁的小姑娘，炕沿前站着个男孩子，面庞清秀，眼睛灵活，腰挎书包，手捧着玉米面饼子。他知道这就是老韩的男孩子韩燕来。他向老太太说明了来意，没等妈妈答应，韩燕来把书包往炕上一扔，拉着杨晓冬就朝外走。等妈妈跟出大门时，他们早已拐过菊花胡同口。

路上，杨晓冬把严重的情况和艰巨的任务慢慢告诉他，试探他有没有勇气送信，不料这孩子半点也不怕。出城之前，先找了个背静地方，把杨晓冬的信接过来，掖在他的衣兜里。到西关后，两个人围着学校绕转了一周，到处都有军警把守，不用说人，就是一只鸟儿，也逃脱不了他们的眼睛。后来，绕到靠近护城河的西北面。这儿校墙陡立，墙外河水很深，把守的人也比较少。韩燕来说：“我浮水过去，爬到挨墙根的柳树上，把信投过去。”杨晓冬说：“浮水，我刚才也想过，问题在于你一下水，就被人家发现了。”他说着，发现靠河北面有一座茶馆，为数不多的茶客们，坐在水面的茶亭上，有的向外看水，有的打瞌睡。他心里一动，领着韩燕来进了茶馆。两人要了壶茶，边喝边等机会。约喝两杯茶的工夫，茶客渐渐走了。韩燕来早已盯准茶亭外面那个伸向水面的小平台，当茶炉工友刚从那里挑走一担水，他向杨晓冬交换了一下眼色，目测了达到校墙的距离，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去。不久，对面墙根露出了韩燕来的脑袋。他是多么灵巧啊！攀着一棵拳头粗的小树，活像个狸猫，三抓两挠，扳住墙头。当他向墙里跳的时候，杨晓冬的心也跟着跳，活像韩燕来的双脚从空中跳到他的

胸脯上，再也喝不下茶水，眼睛死盯着韩燕来爬墙的地方，希望他赶快出来。越等越不见动静，正焦急中，听得枪声连响，眼看二十米外的河水里，子弹溅起浪花的地方，韩燕来像只水鸭一样，浮过岸来。他边游边向茶馆摆手，杨晓冬会意，便匆匆从茶馆躲开。

这天夜里下两点，距最后通牒三小时前，全体罢课师生，突然向外猛冲，与包围的军警展开了激烈的搏斗。老韩率领三十名同学，先打冲锋，后作掩护。为了拯救多数，老韩和他的三十名战友流尽了自己的鲜血。冲出重围的同志，受到党的掩护，当夜把他们作了安置。有的派赴平津，有的送往乡下，有的隐蔽在本城。这就是蒋介石宪兵三团血洗省城师范的大惨案。从此，杨晓冬失学了，但在政治上更坚强了。不久他就参加了共产党，抗战爆发后，他被派到平原根据地……

“我们是老战友，一别快十年了。”杨晓冬用怀旧的心情说，又打探金环，“赵肖峰同志的身体可好？”

“你说的是肖部长？”金环纠正他的话，“身体够好，久经风霜苦险，跟你一样，老胡子老脸的了。”

“呵。”杨晓冬苦笑着，感到她说话既坦率又透露出某些尖刻。

两个人商量了一下怎么行动。金环要打个前站。杨晓冬不愿单独留在敌人据点里，乘势说明自己家离这儿很近，想顺便瞧瞧，金环爽快地答应同他一起上路。

三

黄昏以后，他们到达千里堤坡，订好见面的时间地点，杨晓冬便同金环分了手。走不到三华里，就发现迎面堤坡修有敌人的炮楼，他快步离开了堤坡。怀着一颗沸腾跳荡的心，杨晓冬走到

了古家庄。家门口他亲手栽的那棵槐树，已经有三手粗了。站在窗外，猛听到屋内有响动，仿佛是翻身，接着又咳嗽了一声。杨晓冬再也控制不住，低沉地叫了声：

“妈妈！”屋内静得像空着，显然，把屋里的人惊住了。杨晓冬用了更重的沙哑声音：

“妈妈，是我。”

“呵！我的冬儿呀……”

门打开了，娘儿两依偎在一起。儿子感到热辣辣的东西滴在他脸上，“妈！不要哭。”

“我没哭，是风吹了眼睛流泪的。”老人极力掩饰着，又去点灯。

借着灯光，母亲端详着儿子的脸：“冬儿，你的面容没变多少，你看。”她指着杨晓冬中学时代的照片。

“妈，这张照片要么藏起来，要么交给我，别再挂了。”

“这是为什么？……”妈妈困惑了。

“我马上要到省城里面去……”

母亲这时才注意到儿子穿的是藏青棉袍，新棉布鞋，绒线袜子。从他那鼓鼻子鼓脸和露出的青胡须楂上，从他那浓密的黑眉和深深的大眼上，从他那细高的身材和朴实诚恳的举止上，母亲觉得他几乎同当年他的父亲一模一样。不过父亲什么时候都是短衣短裤劳动人民的打扮；儿子的现在服装，既不同于父亲，又不同于搞革命工作的干部。

母亲站起来，“晓冬，你过来！”她用审查的眼光注视着走近前来的儿子。当看到他那开朗的面孔，特别是看到他那双眼睛放出她所理解的光辉的时候，母亲两肩微耸，吐出一口长气：

“晓冬！党又派你来搞地下工作啦？”

“好妈妈！你猜的很对。”

“听说出城入城盘查的挺严，要当心，日本鬼子可是毒辣的很呵！”

“没关系，妈妈，省城是片大海，我好比叶子鱼儿，摇摆着尾巴就浮进去了。”

“甬拿着苦瓜当甜瓜卖，妈是那么好哄的？”老人显出固有的倔强劲，“告诉我，这次回家，是单看看我，还是有别的事？”

“离开七八年啦，不知家里怎么样，心里十分牵挂，就打算看望你老人家——等一会儿还得赶路呢。”这原是他忌讳说的话，终于脱口说出来。

“不能走！我给你做点饭吃。”

儿子坚持不让母亲做饭，要把剩干粮剩菜拿来吃。母亲把剩干粮放在炕上，便去烧水。杨晓冬发现炕上摆的是两个红高粱窝窝头，心里觉得挺难过。他拿着干粮，凑在老人跟前，安慰着说：“我在外面一切都好，不要再惦记我，倒是妈妈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三灾八难的不容易。盼着吧！盼到咱们老百姓翻过身来的时候，我告假回家住上几天，然后领着妈妈坐上火车，到北京、天津看看风光去。”他想用未来的幸福，给母亲一些精神上的满足。

老太太连连摇头：“那些个幸运事儿，娘不想沾。只要你们能打出鬼子去，叫娘看到共产党成了气候，看到儿子没灾没病的回来，我就算烧了一楼粗的高香。那时候，当娘的喝口凉水，就着剩干粮吃，也是心甜的。”娘儿两个的话越说越多，争相发问。儿子总不愧是搞政治工作的能手，很快地说服了母亲，使她同意儿子作地下工作，并答应帮助儿子做合法交通员。她除了叫儿子搞好工作以外，又专门向儿子提出三个要求：做好掩护，千万别暴露目标；一年之内讨个儿媳妇；眼看快到年底，要回家过个年。儿子为讨好老人家的欢心，一一答应着。母子们正在快活喜悦的时候，后邻传来喔喔的鸡声。

四

黎明时分，杨晓冬同金环出发了。公路上有朝城里行驶的大车，有影影绰绰的看不清面孔的行人。右侧是被铁丝网围绕的飞机场，正前方耸立着青铜色房舍。其中峥嵘触目的是发电厂、面粉厂和兵营的烟筒，它们像树林似的矗立起来。再远些，可以看见古老的城墙，横躺在隐约的山峦怀抱里。这座古城，对杨晓冬说来，十分亲切。在这儿，他曾度过他困苦的童年和美丽的青春；在这儿，曾燃烧过他的生命之火。为了使这里的人民能够生活在阳光底下，自由地呼吸，许多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在国民党的屠刀下流尽了自己的鲜血。

杨晓冬心绪万端。他曾幻想，将来大反攻时，他要以一个普通指挥员的身份，带领一丈人马，参加解放故乡省城的战斗。他愿意率领他的部队首先登城，第一个看到被解放人民的笑脸……想起这些，杨晓冬心情更加激动：“我决不辜负党的委托，我要在敌人的心脏里大干一场。”豪迈的感情浪涛般撞击着他的胸膛，不知不觉，他的脚步加快了，带路的伙伴被他拉下好远。

“喂！慢点走！”金环跟上来，“咱们抄近道走，走电灯公司后面那条道。有人问话，由我出头，你可别冒失。”

走过电灯公司后面的木桥，前边岔开两条道。一条奔东关，一条去南门。去东关的路近，但地旷人稀，不易掩护；杨晓冬主张绕道走繁华的南门。上午八点，他们接近了南门口。通往南门的马路上，来往行人很多。城门口外站着伪治安军两个门岗，他们身后有四个穿青制服的伪男女警察，警察对面有两个像木桩般的日本兵，他们身穿米色军装，臂缠红布袖章，黑眼珠子死盯着一个方向。在这黑眼珠的监视下，伪警察检查行人十分仔细，不论

出城入城，一律要盘问。女警察搜人时，连胸带腰都摸个遍，稍有嫌疑，就当场逮捕起来。杨晓冬见事不妙，向金环使了个眼色，两人徐徐撤退，刹那间，走到南关大石桥。杨晓冬说：“平常出入城门也是这般检查？”金环说：“平常人少，也没这么紧。不碍事，无非是多等一会儿，咱们先到小面铺里吃早点去。”

杨晓冬说：“吃饭是小事，你去打听打听，把情况闹清楚。”金环去的工夫不大，从一个伪公务员嘴里，知道今天是要迎接日本加藤报导部长，由机场到南关一带，从早八点戒严。为了躲避这块地方，他们试着从西关进城。来回绕了两趟，结果空空浪费了三个钟头，白白跑了二十里路。依着金环是先返回五里铺，杨晓冬不吱声，经过多时的考虑和商讨，决定再试试一般乡下人不敢出入的小南门。

他们沿着护城河边走过小教场。护城河水早已结冰，挑水工人在六棵枯柳附近的冰河上，凿开几个冰孔，人们挑着水桶推着水车，忙忙乱乱地从冒着热气的冰孔里取水。然后踏着冰凉梆硬的道路，经过小南门运往城里去。

杨晓冬他们走到小南门的时候，天已过午。守门的是一个傲气十足的伪治安军和一个身着破烂制服的伪警察。出入这里的人，除了上述运水工人外，大都是在敌伪机关里混事的。看来，行人不多，稀稀落落，时有时无。小南门外便是一所花树凋谢冷落无人的公园。杨晓冬坐在公园边缘的靠背椅上，注意着敌人这两只看门狗，金环同他并肩坐着。他几次试着站起来，都遭到她的劝止。她想：千斤重担放在我的肩膀上，进与不进，由我来抉择，你这样一个负责同志，哪能碰时气撞运气呢！她不愿意让同伴焦急，不断地宽慰他：“没关系，天气早着呢！万一今天进不去，还有明天呀。别恼火！”但她心里十分恼火。“挨刀的们，偏在我执行大任务的时节，叫我丢脸。”

杨晓冬早已看穿她的心思，任她说话，也不答言，注意力集中在小南门口。那里有一辆人拉的水车，正贴城门朝里走。车水装的过满，拐弯时轧在石块上打了个趔趄，车才激荡出来，溅了那个伪治安军满身。这家伙没事还要从鸡蛋里面挑骨头，哪能忍受这些，赶上前去，照着拉车人的屁股踢了两脚，见拉车的没吭气，他还觉着不够本，从后面劈手拔下堵水车的木塞，拳头般粗的水柱立刻飞流出来。这时，恰巧一条毛驴拉着满车青萝卜赶进城门洞，水柱直喷驴头。它惊吼一声，窜出辕外，板车辘轳后坠，萝卜满地乱滚，阻塞了道路。警察又气又急，连喊带骂，“浑小子，不长眼，快收起来，你想找死咯！”伪军认为事从根上起，又追赶拉水车的算账。

这些都瞧在杨晓冬的眼里。他蓦地站起，快步走进城门，帮助驴车装萝卜。起初，由于内心激动，出手过猛，扔出的萝卜掠过菜车碰到洞壁上。当发觉警察对他的行动不抱反感时，他的动作就自然了。帮着装好车，套上牲口，牵着缰绳走过城门洞。满脸大汗的车夫走过来，向他千恩万谢。杨晓冬一句也没听清他的话，扭转头朝着城门外边的伙伴不住挥手。金环又惊又喜，向他微微点头作别。杨晓冬倒抽一口长气，随着这口气，那颗已经紧张了很久的心，开始松弛下来。

第二章

—

像电话员熟悉自己掌握的线路一样，杨晓冬熟悉这个都市的每一条街道。唐林街尽头，有一所大墙院，铁叶包裹的大门外面，挂着市立第三医院的招牌。杨晓冬从容不迫地走进去。取药处的玻璃窗口，有个女护士，雪白的帽子，罩压住她乌黑的短发，清秀的眉毛，乌光晶亮的眼睛含着沉思和温顺。

“我是买起死回生药的。”杨晓冬在窗口外低声说，声音低到第三个人都不能听见。女护士神情异常紧张：

“从哪里来？”

“从肖家来。”

“到哪里去？”

“到高家去！”

“呵！”女护士容光焕发了，“你先在候诊室稍等一下，我随后就来。”

一点钟后，杨晓冬和银环坐在唐林街一家有小楼的饭馆里。银环要了两碗米饭，一碗白菜豆腐汤，陪着他边吃边说。

从银环的汇报里，杨晓冬感到，高家叔侄的工作架空浮浅，他们只停留在给伪上层人物拉关系上。他放弃了在高家做掩护的想

法。

离开饭馆时，杨晓冬试着问了问银环能否解决他的住处。银环表示，医院不好留人。她建议到她的朋友小叶家或是自己的家里去住。杨晓冬都不同意。他想起肖部长信上提到的老韩同志的家（他原打算生活安排就绪后再找他们），便决定去找老韩的儿子韩燕来。银环听杨晓冬要找朋友，认为内线关系，不便多问，便约了下次接头的时间地点，先回医院去了。

离开银环，杨晓冬直奔菊花胡同。天阴的很沉。冰凉的看不见的雪糝打在脸上，他也不大理会。他脑子里急欲搜寻韩燕来和他家庭的模样。不料越想越模糊，仅有印象是：倒入水中快得像一条梭子鱼的小孩子。分别十年，他还能是小孩子吗？至少也有二十出头，这就是说，他已经长大成人。“他现在干什么？在敌人统治下有什么思想情绪上的变化？没关系！老韩同志教养出来的儿女，呼口气都是倾向革命的。只要找到他的家……”心里高兴，脚步加快，按照方向部位，他到了目的地。糟糕，眼前哪有什么菊花胡同，连那著名的西水门街及其附近的机关学校，都被敌人拆成一片广场。广场四面没遮拦，也无专人看管。进口处有几间红色平房，西面纵深二百米是城墙。城墙脚下掏了很多洞口，这是国民党军队撤退之前挖作防空洞用的。这些洞口，好像无数只眼睛在凝视着人。杨晓冬盯住这些洞口，注视了很久。然后，小心地向广场周围扫了一眼。看到广场北面，有一所检阅台；城墙上长满了荒草，再朝北是败破的城楼，城楼背后是阴晦的铅色天空。“万一没办法的时候，就在洞里过夜。”他想着，发现广场外口有一所高大的庙宇，上写“关圣帝君庙”。他转身攀登石阶，步入山门，面向正殿走去。行走之间，发觉厢房内有个出家人模样的尾跟上来，为了不叫人怀疑，他从正面供桌上拿起三炷香，付了零钱，持香走到长明灯前燃着了，“虔诚”地插在香炉里。这些